

第二十八章 夜夜夜夜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當夜回府，知道楊萬裏四人來過，範閑也不以為意，反正要說的話，在客棧之中就曾經說過，隻要他們好好做官，愛護百姓，把官位越做越高就好。範閑雖然不是位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，但如果自己的門生裏出幾個人物，自然也會高興。至於將來有可能安排給他們做的陰汙事，將來再說。

將要臨別之時，自然不免要與若若妹妹執手相看，無語不凝噎，與思轍細細叮囑掙私房錢的問題，再拜了父親，敬過柳姨娘，這才回到臥房之中，正準備脫衣上床，好生慰勞一下自己可憐的小妻子...卻發現大舅哥，那位憨憨的大寶居然在房中。

範閑微笑著與大寶說了幾句什麼，林婉兒在一旁看著，心裏也覺著奇怪，相公與哥哥的關係實在是有些奇妙，都不知道兩個人怎麼有這麼多話講，也不知道範閑為什麼會如此耐得住性子。

許久之後，範閑與大寶笑嘻嘻地將各自的右手放到對方的肩膀上，一聲像口號般的聲音，才讓下人將大寶領了出去。

“和大寶說什麼呢？”林婉兒可憐兮兮地抱著薄被看著他，哼著嘴，像是吃自己哥哥的醋一般。她一雙赤足露在被緣之外，雪足黃裳，分外美麗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坐到床側，伸手輕輕撫摸著妻子的腳，手指頭壞壞地撓著她肉肉的腳心。應道：“他答應小閑閑。小閑閑不在京裏陪他玩，他也會乖乖的。”

林婉兒感覺腳心一陣酸麻，聽著這語帶雙關的**話兒，雪白的臉蛋倏的一聲就紅了，甚至連耳根那裏都有些紅潤，看上去煞是可人。她趕緊縮回雙腳，羞怯說道：“還早著呢。”

範閑調笑說道：“不早不早，明日就是了，得盡早盡早。”

“對了。白天父親是不是讓你去了一趟？”林婉兒碰著人靜溫文雅，人後無恥**邪的相公，實在是不知如何是好。隻得玩了招聲東擊西。

隻是這一招她已經玩過太多次，範閑早已免疾，“老丈人把我罵了一頓，先罵的是科場的事情，又罵此次出練北齊一事，我不肯聽父親與他的安排。”其實白天入相府。範閑很明顯地看出嶽丈大人的擔憂，隻是不知道老宰相的擔憂從何而來。

他一麵應著，一麵雙手卻不老實地沿著妻子的赤足往上摸去，片刻間穿疊被，拔開五指山，握住柔膩。引得婉兒一聲驚呼。

...

夫妻夜話之時，不免要重溫一下當初慶廟情形。正甜蜜像棗的時候，範閑心裏卻咯噔一聲。想到北齊那位大宗師苦荷，想到虛無飄渺的神廟，不知怎的，心情漸漸沉重起來。

感覺到他的異樣，林婉兒撐起身子，懶洋洋地伏在他的胸膛上，微笑說道：“明日就要走了，又在想什麼呢？”

感覺到妻子的發絲在自己**的胸上滑過，一陣微癢，範閑笑了笑，將那些有的沒的東西全趕了出去，一雙賊眼骨碌一轉，目光便穿過妻的黑發夜的色，極其貪婪地落到婉兒露出大半的酥胸上。

婉兒正看著他的雙眼，覺著相公清亮的眸子似乎會說話，柔順的眼波竟是比一般的女兒家還要純淨些，一時似乎在說想著自己，一時似乎在說舍不得，一時似乎在說會早些回來...噫，這目光怎麼好像是在說些很下流的話。

她順著範閑的目光一看，才發現自己她內衣早已滑落到腰間，上半身竟是光光的，羞得不行，哎喲一聲輕喚，趕緊鑽進了薄被之中。

再無春光可愉目，範閑聊發王動火，佯怒道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還躲躲閃閃做什麼？”

林婉兒從薄被之中露出半邊臉蛋兒來，怯生生她望著相公，但那雙水蒙蒙的眼中卻帶著羞羞笑意，被掩著的嘴唇輕聲說了幾句什麼。

範閑沒有聽明白，林婉兒**著的白腳丫在**輕輕一蹬，將臉再探出薄被一截，露出那張軟軟嫩彈的唇瓣，一絡黑發恰好落在她的唇邊，她輕聲羞道：“相公往日不是說過...要保持...那什麼...神...神秘感嗎？”

這一幅性感畫麵早讓範閑看呆了，此時還保持個鬼的神秘感鬼才有神秘感，將被子一掀、將妻子軟乎乎的身子摟入懷裏，同去巫山觀景去也。

許久之後，風停雨歇雲散人疲時，林婉兒才睜著湖水般的雙眼，困說困道：“得早些回來。”

範閑半閉著雙眼，唇角帶著一絲滿足的笑意，手指頭糾結著妻子的發絲，輕聲說道：“放心吧，我這輩子運氣好到爆，一路順風順水，可沒出過什麼問題。”

第二日，監察院大牢之外，那位範閑曾經見過一次的牢頭，當年的監察院頭目之一，麵無表情地站在鐵門之外。範閑眯眼看著這位七處前任主辦，有些震驚地發現對方眼中，竟然出現了些許不安。

而四周早已布滿了監察院的密探與六處劍手，幾輛馬車停在大門之外，範閑站在離馬車約有十步遠的地方，發現所有的監察院同事們都顯得有些無來由的緊張。這些馬車都是特製的，車壁裹夾著鐵板，馬兒不知道是因為累著了還是緊張了，不停地打著噴兒。

如此緊張的氣氛中，範閑不由皺起了眉頭，想起了關於馬上要被轉移出獄的那位大人物的傳言。

肖恩，北魏密謀大首領，當年麾下鐵騎無數，縱橫天下，在諸國內大肆安插諜子，最擅忖人心思，善用毒計，不知顛覆了許多小國王室，直接或者間接死在他手上的人，大概足以堆成一座骨山。而最可怕的是，這位曾經顯赫一時的密探頭目擁有極其高明的頭腦與手段，不知躲過多少次來自敵國的暗殺。

當年魏王最待重的文臣是莊墨韓，最倚重的武臣是戰清風，但真正倚為國之柱石的，卻是這位一向隱藏在黑暗裏的肖恩大人。

其時天下紛亂，也虧得肖恩下手太狠，除去了慶國周邊的一些國家，除了為北魏帶來大片疆土之外，也間接地幫助慶國穩住了開國的形勢。

但是皆慶國漸漸崛起之後，肖恩的黑手自然而然地伸向了南方，那些年裏京都的官場一片混亂，開國皇帝駕崩前後，兩位親王鬧得不可開交，勢如水火，這背後自然少不了肖恩的推動北魏萬騎早已虎視眈眈，隻等兩位親王為奪皇位大打出手，便會南下將慶國吞入魏國疆域之中。

但就恰巧在此時，沒有人知道、一個叫做葉輕眉的女子帶著一位瞎子少年仆人入了慶國的京都，那仆人的身上背著一個黑箱子。

...

於是兩位親王很莫名其妙的死去，如今陛下的父親，當初安份無比的誠王殿下登基，慶國的國力並沒有受到真正的損失，京都漸漸安定了下來，北魏失去了最好的入侵時機。

也就是在此時，一個叫做陳萍萍的人，漸漸出現在曆史舞台上。陳萍萍最初隻是誠王府一個下人，但不知道因為什麼緣故，極得當初誠王世子的信任，一生跟隨，從未稍離。而當監察院這個古怪，不合古製的機構設立之後，陳萍萍就成為了監察院的院長，一直到了如今。

人們起初並不知道監察院是做什麼的，也不知道監察院的背後依然有那位葉家女主人的影子，隻知道陳萍萍的狠辣漸漸顯現了出來，與黑夜有關的天賦也漸漸顯現了出來。

世上最恐怖的兩個秘密機構分別服從於兩個最龐大的國家機器，隨著北魏與慶國間的形勢越來越緊張，也開始在暗中進行試探性地互相攻擊。

某一年，慶國終於開始冒險進行第一次北伐，這次以雞蛋砸石頭的舉動，終於在北魏這今天下第一強國的麵前很慘的失敗。

在戰清風的鐵騎麵前，在肖恩的重重諜網之中，當時的太子，今日的陛下，連番戰敗，最後險些死在北方的山河之中，全靠陳萍萍率領一隊黑騎，在凶險萬分的戰場上殺出一條血路，將太子的命給揀了回來，同時命令潛伏在北魏上京的監察院暗探，開始散布流言，買通高官，構陷大帥戰清風，幾番用命，終於讓北方山巒間的戰場露出了一道縫

隙。

回國路遙且險，好多次隊伍陷入絕境之中，一路上糧絕水盡之時，當時還不像如今般蒼老的陳萍萍，麵無表情地將所有食物都留給了太子殿下和屬下，而自己卻喝馬尿，吃草根...最後能夠回到京都的黑騎，隻有當初的十分之一。

路士又依賴一位東夷城的女俘虜服侍太子，才讓重傷後的太子恢復了健康，這位東夷女俘便是如今慶國大皇子的母親，宮中那位寧才人。

很久以後，人們還在猜測，陳萍萍究竟用的什麼陰謀，能夠讓戰清風這樣的一代雄將失去了北魏皇室的信任，但誰也沒有真正的答案，就連慶國太後也沒有問出來。隻是有些人隱隱知道些，據傳是和北魏的皇后陰私事有關聯。

從那一天起，陳萍萍獲得了皇帝陛下和太子的絕對信任，同時天下也開始流傳一句話。

北有肖恩、南有陳萍萍。

（寫到葉輕眉與五竹入京，我想到了英雄無淚，想到了映秀，大笑。）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